



# 一行禅师

著作：太阳我的心

## 优昙花仍在绽放

有一种修法，叫做真空观，这种观法就是让行者通过觉悟有与无等概念是由妄想产生的，这种妄想认为事物是独立、永恒的，从而放弃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。苹果树开花了，我们尚没有看到苹果，因此我们可以说：“树上有花儿但没有苹果”。我们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从花中看到潜在的苹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苹果会慢慢长出来的。

当我们观察一把椅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木头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树木、森林、木工以及我们自己的心。当我们就这件事情进行沉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椅子中看到整个互相交织、互为缘起的宇宙。木头的存在揭示了树木的存在，树叶的存在揭示了太阳的存在。苹果花的存在暗示了苹果的存在。禅者可以从多中看到一，从一中看到多。甚至在他们看到椅子之前，他们就能从真实之心看到椅子的存在。椅子不是孤立的。它存在于与宇宙中其它所有事物相互依存的关系中。它存在是因为有其它所有事物的存在。它若不存在，那么其它所有事物也就不存在。

每当我们使用“椅子”一词，或者当我们的心中形成了椅子的概念时，真实就会被一分为二。有椅子的存在就有其它一切非椅子的存在。这种分割既粗暴又荒谬。概念化之剑就是这样发生作用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觉悟到椅子是由所有非椅子的因素构成的。既然所有非椅子的因素都存在于椅子当中，我们又怎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呢？一个觉悟者当他观察椅子的时候，他可以真实地看到所有非椅子的因素，并且体悟到椅子是没有边界的，无始亦无终。

小时候你可能玩过万花筒。通过两个透镜和三面镜子，利用一些有色玻璃碎片，就可以产生出许多美好的图案。每次只要你微微移动一下手指，一个新的同样美好的图案就会出现。我们可以说每个图案都有一个开头和结尾，但是我们知道这其中的真相，透镜和有色玻璃它们的形状结构并没有生灭变化。这些千差万别的图案不宜用生灭观念来描述。同样地，我们可以通

过自己的呼吸，对自己的生命及世界的无始无终进行禅观。这样做，我们会明白，摆脱生死已经是垂手可得了。

否定椅子的存在就是否定整个宇宙的存在。椅子存在了，就不能变成非存在，即便我们把它砍成碎片或者烧掉。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毁掉一把椅子，那我们就能毁掉整个宇宙。终和始的概念与有和无的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例如，我们可以说从某一刻起一辆特殊的自行车开始有了、从某一刻开始它不再有了吗？假如我们说，从最后一个零件装上去的那一刻开始，自行车开始有了，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说前一刻这个自行车只需再添一个部件了吗？当自行车坏了，不能再骑，为什么我们还称它为“破自行车”呢？当我们沉思自行车有和不再有的时候，我们会注意到，自行车不能够放在有和无、始和终等等范畴之内来思考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他出生前是否存在？他死后是存在还是停止了存在？假如你接受了《华严经》互入的观念，或者靴襻物理学“互即”的观念，你就不能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泰戈尔不存在，甚至在他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后，也不能这样说。假如泰戈尔不存在，整个宇宙也就不存在，你和我都不能存在。并不是因为他出生了，泰戈尔才存在，并不是因为他死了，泰戈尔就不存在。

一天傍晚，我站在灵鹫山上，这时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美丽的落日，突然我发现释迦牟尼佛仍旧坐在那里

年迈的伟大乞士  
依然坐在灵鹫山上  
凝视着美丽的夕阳  
乔达摩，多么奇怪！  
谁说优昙花每三千年开一次？  
涨潮的声音  
你会情不自禁地听到  
假如你有一双专注的耳朵

我曾经听到好几位朋友，为自己不能生活在佛陀的时代而遗憾。我想，即使他们在街道上碰到了佛陀，他们未必能认出。不仅仅是泰戈尔和释迦牟尼佛是无始无终，我们大家也是一样。我在此，是因为你在彼。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存在，其他人也就不可能存在。实相是不可能用有无、生死等等概念来界定的。“真空”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实相，并且可以用来摧

毁将我们拘禁和分裂开来的所有观念，以及人为制造真实的所有观念。只要心灵尚没有从先入之见中摆脱出来，我们就 不可能契入实相。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，他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非概念性的悟境。科学语言开始带上了诗的象征性质。如今像"魅力"和"颜色"之类的词汇开始被 用来描述粒子的特征，在宏观领域中，无法找到与它们相适应的概念配对物。

将来某一天，实相会通过超越所有概念化和度量方式来显示自己。

